

东北亚地区车马器的新认识

孙 璐

(内蒙古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 呼和浩特, 010021)

一、前 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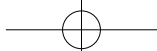
中原地区车马器研究一直是考古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但是东北亚地区的车马器由于零星出土不成系统,一直以来很少得到重视。事实上,位于东北亚中心的朝鲜半岛也出土了为数不少的车马器,多年来限于语言 and 材料等原因并没有被系统整理过。众所周知,朝鲜半岛为多丘陵山地,并不具备使用马车的良好条件。然而,在朝鲜多处区域却均发现有数量不等的车马器,主要出土于木椁墓(木椁墓、木框墓)^[1]、土坑墓、砖室墓等遗迹中,南部地区车马器出土极为零星,多为征集品,已经失去了作为车马器本身的意义。虽然很难实地考察朝鲜半岛北部地区出土车马器的遗址,但相关研究却并不太少^[2]。在这些研究中,不仅在车马器的名称、功能、年代判断上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关于“乙”字形铜器等用途不明的遗物,也不加分析地直接判定为本地文化的产物。本文拟通过对朝鲜半岛出土马具的整体梳理,结合国内外材料,透过对车马器功能和用途的分析,阐释东北亚地区早期马车的结构、系统以及车马器所反映的等级与文化差异。从东北亚的视角进一步推测该地区车马器的出现时期、背景等。

二、车马器的种类与功能

双辕车是战国中后期开始出现、流行于汉代的一种马车,由于中原地区不见实物出土,一直以来人们将出土的车马器都认为是独轭车使用的,但是这种情况在东北亚地区则明显不同。本节将以用途不明的“乙”字形铜器和管形铜器为切入点,通过出土的实物衡、衡末饰等相关马具来判断马车类型。

1. “乙”字形铜器和管形铜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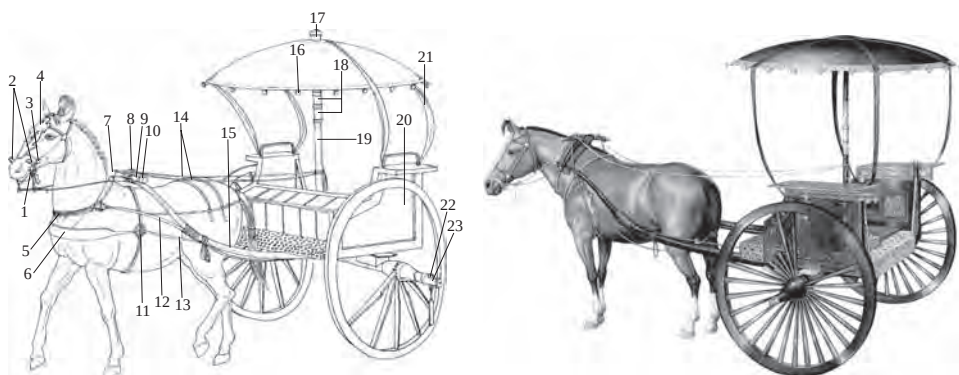
在朝鲜半岛的车马器研究中,“乙”字形铜器和管形铜器的用途一直是争论的焦点,由此引发的半岛车马器的起源问题和年代问题一直困扰着学术界。由于这两类车马器不见于先秦时期中原车马器系统,一直被朝鲜、韩国、日本的学者作为半岛车马器本土起



源的重要证据,并由此推论这些出土车马器的墓葬年代应该是在卫氏朝鲜时期。关于这两类车马器的用途,有挂缰钩说和异形车马器说两种,但均较为牵强,笔者将在下文对这两种器物的用途进行系统讨论。

(1) 中国古代马车的系驾法

为了更好地理解朝鲜半岛特有的“乙”字形铜器和管形铜器的功能,首先要对古代的系驾法进行一下梳理。中国古代马车的系驾法可以分为3种^[3],先秦时期的独辔车使用轭靽式系驾法,秦汉时期的双辕车使用胸带式系驾法,魏晋南北朝以后的直辕双辕车使用鞍套式系驾法^[4]。



图一 双辕车复原图

1. 衔 2. 镡 3. 节约 4. 马面 5. 颈靽 6. 胸带 7. 轭 8. 轭 9. 衡 10. 衡末饰 11. 游环 12. 加固杆 13. 靽
14. 缰绳 15. 轭、轭 16. 盖弓帽 17. 盖头 18. 筒形铜器 19. 杠 20. 舆 21. 帷帛 22. 辖 23. 车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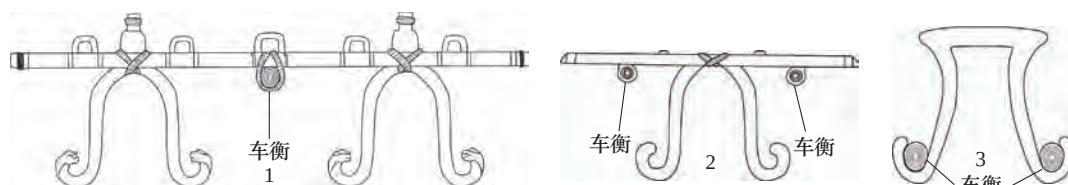
(选自刘永华:《中国古代车舆马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笔者做了部分修改)

独辔车的车轭呈“人”字形,一般为木质,独辔从车厢底部向上弯曲与衡相连接(图三,1;图四,1)。战国晚期开始出现的双辕车,根据车轭弯曲与否可以分为曲辕和直辕两种。一般认为,曲辕早于直辕。曲辕双辕车的车轭上扬与位置较高的衡相连(图三,2;图四,2)因此车轭不能使用坚实木材,也使得车在维持平衡上产生了困难^[5]。由于车轭的坚固程度很低,曲辕车增设有加固杆(图一,左12)。如果想减小马和车之间的夹角,使结构更为合理,就只能使车轭与轭脚相连接(图一,右;图三,3)。轭脚外侈,车轭从“人”字形(图三,1)变为“π”字形的轭衡结合体(图三,2),最终转变为“几”字形轭式衡(图三,3)。即,系驾法从牵引力大部分由轭来承担的轭靽式



图二 胸带式系驾法中车轭位置示意图
(甘肃武威雷台汉墓出土木马车,刘永华图)

系驾法，变为了由“几”字形轭与胸带共同受力的胸带式系驾法。这样的变化过程可以在汉代画像石上看到（图四，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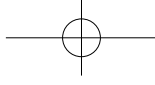


图三 随系驾法而变化的车衡位置

1. 独轭车 2. 曲轭双轭车 3. 直轭双轭车

系驾法	说明图	车与牲畜的连接方式	出处
轭勒式系驾法		“人”字形车轭卡于马或牛的肩胛骨处。牲畜牵引力按照轭→衡→轡→车厢的顺序传导。车轭负责承担大部分牵引力	秦始皇陵铜车马2号车
胸带式系驾法		“π”形轭衡组合卡于马或牛的肩胛骨处。车轭向上弯曲扬起与车衡末端相连。“π”形轭衡组合与胸带共同承担牵引力，向车轭传送	河南禹县空心砖（公元前1世纪）
		“几”字形轭卡于马或牛的肩胛骨上。衡逐渐缩短直至消失。车轭弯曲上扬角度缩小逐渐向直轭发展，车轭前端与轭脚相连。“几”字形轭式衡与胸带一同受力向车轭传导。车轭弯曲角度缩小使得合力角度变小，力量传导过程中有效传导力量增加	山东东汉武氏祠画像砖
鞍套式系驾法		“几”字形轭式衡虽然是进步，但是逐渐向外延展的轭脚—侈脚大轭的宽度（轭与肩胛骨间出现缝隙）却成了问题。因此，在车轭与牲畜肩胛骨之间用软质材料填充，开始使用肩套。肩套的出现不仅固定了车轭，还防止硬质车轭对马皮肤的磨损	莫高窟156窟，晚唐壁画
		进入到南宋时期，在马背上设置鞍状装置（小鞍），胸带消失。小鞍以革带缚于马腹，与车轭+肩套组合一起承担牵引力，然后向车厢方向传导。至此，形成了合理的近现代系驾法	摄于2011年中国黑龙江省

图四 古代系驾法的变迁



在胸带式系驾法中，车軛与胸带同时受力，对马的压力有所减轻。曲辕双辕车也是车辕与衡相连的结构，车軛受到与车身呈锐角的分力，剩余分力则由胸带承担。与之相反，直辕双辕车的车辕与軛脚相连，车辕与车身的分力角度变小，合力方向与车身平行，使得车身受力更为有效。因此，使用胸带式系驾法的双辕车，由于车軛受力减小，即使用中空金属管来制作车軛也可以充分承重。另外，“人”字形軛是用两根木棒交叉，以軛头饰进行固定，制作简单，但变身为“几”字形后，车軛肩部几乎呈直角状，再使用木棒揉制就显得十分困难了，金属铸造显然要容易得多。据此，推测“乙”字形铜器与管形铜器的组合的用途为车軛。

（2）“乙”字形铜器、管形铜器与双辕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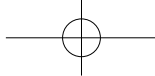
图五 “乙”字形铜器和管形铜器

冈内三真^[6]和李淳镇^[7]认为“乙”字形铜器和管形铜器是朝鲜半岛本土车马器的代表器物，或说其用途不明或认为是挂缰钩，并由此推论出土“乙”字形铜器和管形铜器的墓葬年代属于卫氏朝鲜时期。这样的观点对西北朝鲜地区车马器的定性有着深远的影响。然而，“乙”字形铜器无论从形态、大小，还是与管形铜器共出、以木心相连接、金属管中空等特点来看，都是无法作为挂缰钩来使用的（图五）。而且，中原地区挂缰钩——弓形器，仅盛行于先秦时期，其他形式的挂缰钩也基本不见于战国之后^[8]，战国末期进入半岛的卫氏朝鲜单独创立出这样独特形式的挂缰钩的说法未免太过牵强。参考山东武侯祠东汉画像石的情况，可以推测“乙”字形铜器和管形铜器可能与车軛有关。“π”形軛衡联合体、“几”字形軛式衡都可以由“乙”字形铜器和管形铜器组合而成。中原地区虽不见实物，辽宁大连却发现类似器物^[9]，报告将之称为轅承^[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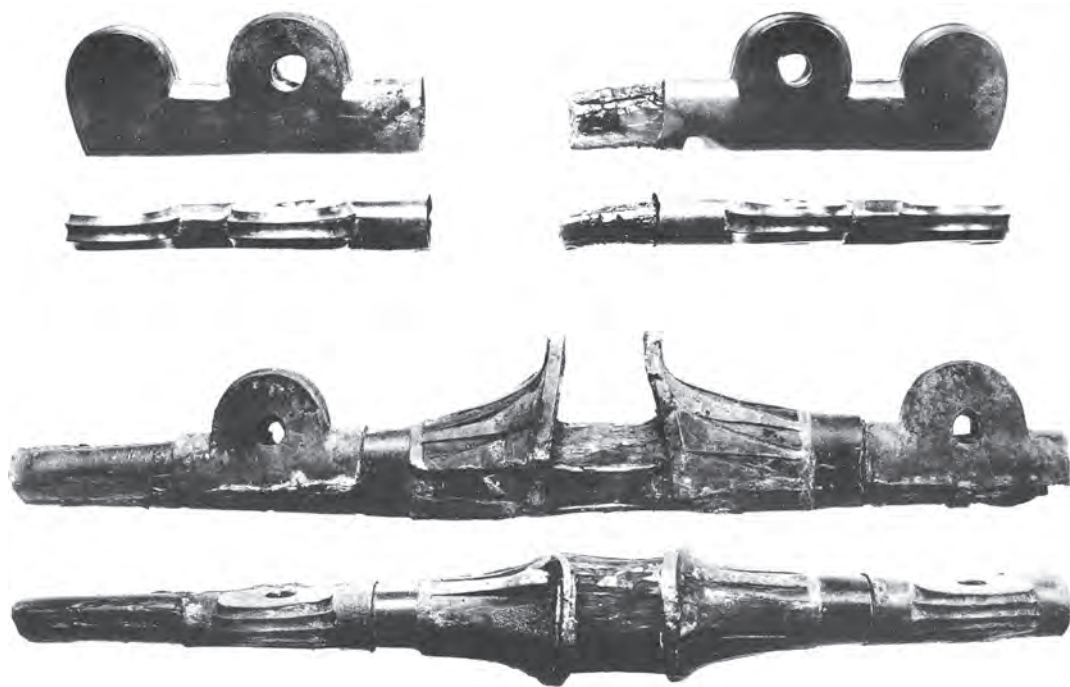
2. 衡、衡末饰、轛

（1）手枪形铜器

手枪形铜器和“P”字形铜器也被认为是半岛本土起源的器物，用途为衡末饰。贞柏里遗址中出土了保存完好的衡^[11]，确定了这一结论（图六）。李淳镇认为手枪形铜器与“P”字形铜器共有4孔，应是有4根缰绳传过，4孔充当了轛的功能，因此使用这种衡的也应该是“双头马车”（独轛车）^[12]。然而，将衡末饰有4孔作为驾双马的判断依据稍显单薄。其原因如下：第一，原报告编写者认为，这件衡是用于单辕独轛车还是画像石上所见的“牛车”（即双辕车），是很难判断的^[13]，即报告撰写者在发掘当时就对这件器物有着相关疑问，而不是像李淳镇引用的那样肯定。第二，从线图上可以估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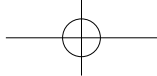
出出土位置完好的 2 件“P”字形铜器两孔间的间隔是近 45 厘米，而测量秦始皇陵铜车马（1/2 缩小模型）的衡，内侧环的实际间隔为 60 厘米，北京大葆台汉墓独轹车衡的测量结果也是 60 厘米。这种情况应该不是偶然，与其说是中原地区的特定情况，不如说是独轹车中间的两匹服马最合适活动的间隔为 60 厘米。那么，贞柏里的衡所见的 45 厘米间隔，对于两匹服马的活动空间来说可能有些狭窄。第三，独轹车上的衡是设置于车辕之上的，可是看这件衡结构，中间应该放置轹的凹槽与“P”字形铜器的孔的方向一致，参考现有的材料，凹槽与轹的方向应该是相反的，这就显得有些不够自然。第四，一般认为独轹车的轹要比“P”字形铜器的孔大很多。因此，这些孔应看作固定衡与轹的绳子所通过的空间。独轹车与双轹车都用的过缰绳的轹，金石里墓葬等遗迹中出土的“冂”形器物是有可能承担轹的功能的。如果将贞柏里遗物看做是双轹车的车衡，通过其中间凹槽和“P”字形铜器的空来对车轹进行固定，两侧手枪形铜器的空用来通过缰绳或者固定车辕。所以笔者认为这件遗物用于双轹车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图六 贞柏里遗址出土的衡

（2）车衡

2013 年年初国立光州博物馆在新昌洞湿地遗址的特别展上展出了这件木质衡^[14]，保存完好，长 55 厘米，发掘者推定的年代为初期铁器时代（图七）。从图片上我们可以看到两侧向上勾起的部分代表着衡末，向内侧的两个圆环则承担着轹的功能，供缰绳传



过。全长仅 55 厘米，不足以使用在独辔车上，驾驭两匹以上的马。仅有两孔供缰绳传过，更是证明了这样的衡是使用在双辕车上的。

根据新昌洞出土的这件木质衡，可以复原上里遗址的衡为图八的形态。由此可见，贞柏里遗址出土的手枪型铜器和附着有“P”形铜器的木质衡也可能并不是一件器物，而是两件形态略有差异的衡。



图七 光州新昌洞遗址出土的木质衡



图八 上里遗址出土手枪型铜器的复原

（3）铃头筒形器^[15]

李淳镇^[16]和王培新^[17]认为铃头筒形铜器与一端封闭的筒形铜器为套在车轳上的装饰品。可是，车轳是车上最重要的部件之一，历来多有装饰，甚至连错金银等工艺也有使用。而且，为了将车轳固定于轴上，还在车轳上设置有辖。进入汉代以后，辖凸出在外的部分虽然有所缩短，要将铃头筒形铜器套上还是有些困难的。

笔者认为，铃头筒形铜器和一端封闭的筒形铜器可能是衡末饰。北京大葆台汉墓 2 号车的车衡末端就发现有类似一端封闭的筒形铜器的衡末饰。手枪形铜器与铃头筒形铜器或是一端封闭的筒形铜器共出时，通过车轳和衔镳的数量可知陪葬车马器不止一套。作为中层官吏的乐浪郡郡守或虽然只能使用一马驾的“一驾”车，但这并不是限制他们只能使用一辆车。即，为了区分主车、副车而将车零件的样子做得不同。当然，铃头筒形铜器中有个别器物器形大的并不在此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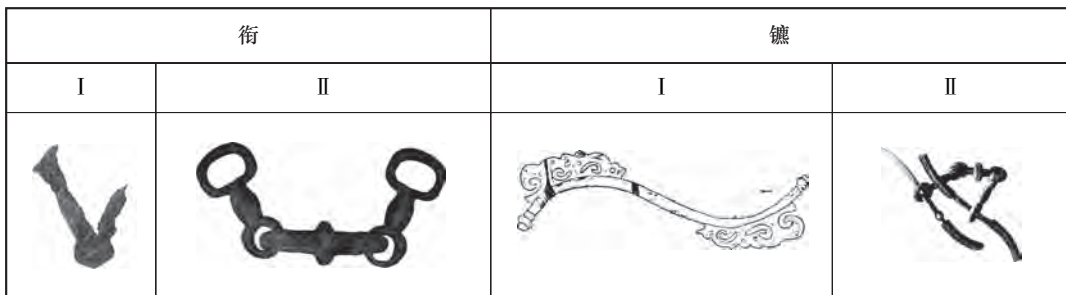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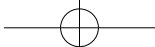
3. 其他车马器

（1）马面装饰

朝鲜半岛北部地区的马面装饰可以分为当卢和面饰（主要为泡饰）。当卢的主要功能已经变为装饰作用，更多的沿袭了中原系统的风格。大部分当卢的形状为剑棱形，大型墓葬的出土品有雕刻纹饰。

（2）衔镳

衔有铜质和铁质两种，还可以具体分为 2 节衔和 3 节衔。2 节衔（图九，左 I）大部分是金属条扭成的。3 节衔（图九，左 II）则与北京大葆台汉墓出土品相似，两侧节略长，中间节略短且有凸出。镳大部分为“S”形，基本为铜质，多呈“S”形，也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在金属条两端皆设有翼形装饰（图九，右 I），北京大堡台汉墓亦有出土。另外一类镳在金属条中央凿有孔，条两端处理为片状（图九，右 II）。虽然“S”形镳在中原地区从战国后期就开始出现，但是其盛行时期则是秦汉时期。与朝鲜半岛接壤的东北地区，先秦时代不见“S”形镳^[18]。



图九 衔镳

(3) 阳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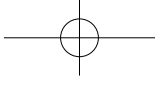
汉代马车一般设有阳伞。阳伞不仅可以遮光挡雨，也可以表示等级的不同。最早的阳伞发现在琉璃河 1100 号西周车马坑中^[19]。与阳伞有关的遗物常见的有盖弓帽和、筒形铜器。

盖弓帽是马车上的重要器物，可以将随葬有盖弓帽的墓葬视为使用车马陪葬。大部分为青铜质，为了表现等级也有金、铜鎏金、银等贵金属的。头部为花瓣形的称“金华”；头部向上弯曲的称为曲茎华蚤。盖弓帽可分为 5 类：没有突出的金华的盖弓帽（图一〇，I，云城里土坑墓）；圆头金华的盖弓帽（图一〇，II，大同江 9 号墓）；笠头金华、窄颈盖弓帽（图一〇，III，大同江面）；花瓣形金华、窄颈盖弓帽（图一〇，IV，云城里石墓）；“Y”字形盖弓帽（图一〇，V，贞柏洞 2 号墓）。其中，笠头（图一〇，III）和花瓣（图一〇，IV）最为多见，其次是圆头（图一〇，II）。出土品大部分有破损痕迹，所以 I 型也可能是其他类型器物损坏后的一部分。虽然发现有银、铜鎏金的盖弓帽，但是没有发现金质，也不见曲茎华蚤，应该是没有诸侯王或者“三公”的高级墓葬。



图一〇 盖弓帽

筒形铜器^[20]（铜管箍）是组装、拆卸阳伞时连接的零件，大部分呈节状。在中原及边疆各地的西汉墓葬中都有发现。一般为竖直管，也有两节组合式。大多素面，但河北定县以及乐浪地区的出土品中有鎏金或用宝石装饰的，非常华丽。这种华丽的铜管箍



被看做是文献中的俾倪^[21]/□輓^[22]。虽然这种称呼并不一定妥当^[23],但是铜管箍的功能为连接并固定伞柄上下两部分,这应该是可以确定的。

(4) 其他

韩国光州新昌洞湿地遗址出土了木质辐条,这是唯一一处出土有辐的遗址。

三、系统与年代

1. 秦汉时期车舆制度与车马陪葬

东北亚地区的车马器使用基本上是以中原地区为标尺的,秦汉时期是中原地区车舆制度的转换期,经历了春秋战国的“礼崩乐坏”,车马的使用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进入秦汉时期后,车马器陪葬逐渐减少,通过模型明器以及画像石、壁画出行图和马车图亦展示了中原地区车马使用情况。

(1) 卤簿制度与出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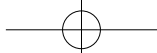
卤簿制度^[24]是秦统一后,参考三代的礼仪所建立的,汉代继承并发展了这一制度^[25]。秦汉时期的车马使用分为皇帝、皇室及高官、中层官吏等三级。天子乘六驾金根车,环绕五时副车^[26],皆用“五金饰末”^[27]。皇后及三公使用驷马驾车^[28]。从公卿以下到县级官僚,皆为“一马之驾”^[29]。到目前为止,秦汉时期诸侯王墓葬共发掘了19座,其中13座陪葬实用车马。西汉初文景时期的5座墓葬中,仅有一座随葬车马器;武帝到元帝时期的12座墓葬中全部陪葬车马器。西汉晚期的2座墓葬中不见车马器陪葬^[30]。这就是说,在诸侯王级别的墓葬中,西汉早期基本不用车马器陪葬,武帝—元帝时重新陪葬了一段时间,到了西汉晚期又消失不见。到了东汉晚期—西晋早期,牛车开始代替马车。唐代以后,肩舆与骑马风俗并盛,车马制度开始失去了重要性。

(2) 从车马坑到外藏椁

自战国晚期开始,先秦车马埋葬盛行的车马坑用减少,秦统一后,开始出现模型车马代替实用车马随葬。然而,直到西汉中期,诸侯王或高级官吏的墓葬中仍有实用车马器发现,并与模型明器一同随葬。但不同的是,车马器放置地点改为外藏椁或车马房、车马室、车马厅等地方^[31]。朝鲜半岛的车马器大部分出自木椁墓(木椁墓、木框墓)和砖室墓中,不见另设的车马坑,而多使用外藏椁来放置。秦汉时期的车马陪葬制度显示出简化衰退的迹象,传入半岛之后区就更加简化,在外藏椁中随葬双辕车。

(3) 从独轹车向双辕车的变化

战国晚期—东汉,马车经历了从独轹车向双辕车的转换,主要功能也从战争、仪式用开始变为运输用。独轹车上,马的牵引力按照軛→衡→轡→轴的顺序进行传导,牵引马车,而双辕车则是按照马→轭承+胸带→轭→舆的顺序进行,两者间在力的传导



上表现出了差异。独轳车的车轭卡在马肩胛骨上，因此轳如果要与轭上的衡相连接，就必须向上弯曲。因此，车轭与车厢底部成一定的角度，马的牵引力在传导过程中出现分力，而无法水平传至车身。这导致了独轳车的牵引力浪费很多，其荷载量就相对不大。

双轳车的车轭从曲轭向直轭变化，与车厢夹角缩小，胸带受力增大。轭所承担的力量自然减少，对轭坚固性的要求也随之下降。这也是中空“乙”字形铜器和管形铜器可以作为轭的原因之一。在向直轭变化的过程中，胸带式系驾法演变为鞍套式系驾法，一直沿用到近现代。鞍套式系驾法，由于牵引力可以水平直接传导到车身，从力学角度来看是最为安稳合理的系驾法。朝鲜半岛北部地区不见弓形器，这一点也是此地马车为双轳车的旁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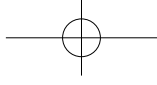
2. 朝鲜半岛车马器的出现与系统

在中原地区，独轳车直到西汉中晚期仍是身份的标志，双轳车则在日常生活中作为运输工具被普及。实用马车随葬的风俗逐渐开始被禁止，车的礼仪象征开始褪色，但这并非是车退出葬礼的意思。随葬模型明器，或在画像石、壁画上表现出行场面等方式，都代替实用车马器继续扮演着礼器的角色。

半岛地区没有单独设置的车马坑，只在木椁的一格中堆放车马器。王培新认为，这些车马器应该是将车马解体后全部埋葬的。可是，除了新昌洞湿地遗址外，半岛完全不见车轮的痕迹，以部分车马器下葬的可能性应该更大。即，衔镳和当卢代表马、轭与衡象征车马相连接的部分；车害与笠形铜器则代表车体部分；阳伞及盖弓帽则象征了墓主人的等级。李淳镇认为半岛车马器随葬不同于中原地区的于车马坑随葬法，将之视作本地起源，且并非受汉文化影响的乐浪郡遗物，而是古朝鲜遗物。王培新也认为乐浪墓葬中出土的车马器可以分为本地系统和汉式系统。

然而，笔者基于以下几点理由，认为半岛的车马器基本是受乐浪郡影响的汉式车马具。

第一，车马坑不能作为车马器本地起源的判断标准。是否设置车马坑，与墓主人身份以及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有关，进入秦汉时期后，车马器则大部分埋葬在墓道或外藏椁中。北京大葆台汉墓以实用车马器与模型明器共同随葬，出现了模型或个体代替整体陪葬的倾向。半岛长进里、梁洞里等年代较晚的墓葬中也出土有铅质车马明器。这样，半岛地区仅在时间上略晚于中原，车马器的基本变化方向、过程都与中原地区保持一致。第二，被认为是本地起源的“乙”字形铜器、手枪形铜器、铃头筒形铜器等，前文已经证明与西汉中期后流行的双轳车有关。随着系驾法的变化，车轭仅起到支撑作用^[32]，这两件器物的组合起到这样的作用。西汉后期—东汉早期，中原地区独轳车逐渐消失，双轳车成为主流，东汉后期开始基本不见独轳车^[33]。“乙”字形铜器和管形铜器是双轳车车轭，而双轳车是从西汉后期开始流行的。第三，当卢与车害的形态来



看,半岛车马器大部分与中原相似。虽然也见差异,但这是由于同时期中原地区不再随葬此类器物,而半岛地区却有随葬的原因。例如,中原地区仅有诸侯王级墓葬才随葬车马,且全部为独轹车,这与半岛随葬的双轹车不同。卫氏朝鲜自认为是诸侯王,应随葬独轹车,但却只发现了双轹车。第四,半岛多山地丘陵,独轹车需要良好的道路条件,并不适合半岛的地形条件;双轹车车身结实,相对适应半岛的地理环境。主要用于交通,在礼制上与乐浪郡的等级相一致。第五,汉代车舆制度的中心是阳伞颜色、车马的数量和五金饰末。虽然不能进行精确的统计和类型学排队,但是车马数量、五金饰末等情况基本相互吻合。以乐浪郡太守王光墓葬中出土的车马器为例,半岛车马器并没有在数量和质量上超过王光墓的。因此半岛北部地区应该没有比太守等级更高的人物存在。

综上所述,半岛北部地区的车马器应该出现于汉武帝设乐浪郡(公元前108年)之后。马具大部分为青铜或铁制,少数盖弓帽为银或鎏金铜,车轭表面刻纹或鎏金。砖室墓出现后,也随葬有铅质的车马明器。合葬木槨墓中,夫妇双方使用同级车马,但男性比女性在数量上略有盈余。

冈内三真和吴永赞认为西北朝鲜地区出土的车马器可以分为4组,最早的一组的时间上应该早于公元前1世纪后半。特别是冈内三真,根据传石岩里出土的桃氏剑剑柄上的“盖弓帽”与刻有“秦始皇廿五年”铭文的铜戈共出,其所代表将A组的相对年代判断为战国后期,以此推定半岛北部地区车马器为本土起源时间也为战国后期。这样的论证过程是有待商榷的。第一,虽然引用了“桃氏剑的剑柄缺失,用盖弓帽修补”的原报告^[34]的内容,但查原报告可知,报告者并不能确定剑柄就是使用盖弓帽修补的。从照片上能看出桃氏剑剑柄与一般盖弓帽不同。第二,原报告认为这件盖弓帽与洛阳金村古墓出土品,经核对不属实,因此不能用金村古墓的年代来编年。第三,即使剑柄确为盖弓帽,也不能作为判定车马器年代的直接证据。没有证据表明这把典型的中原式桃氏剑的剑柄是进入到朝鲜半岛后修补的,无法排除这把剑修补后才传入朝鲜半岛可能性。盖弓帽变为剑柄就已经失去了车马器本身的意义,它只能代表桃氏剑。因此,不能据此证明半岛北部地区当时已存在车马器。第四,桃氏剑与铭文铜戈都是征集品。第五,车马器要需经过中国东北地区进入半岛,但是东北地区迄今尚未发现先秦时代的盖弓帽^[35]。因此,以传石岩里出土的所谓“盖弓帽”判断半岛北部地区车马器的出现年代为战国后期—西汉早期,证据不足。

墓葬中伴出的漆器纪年铭文材料,时间跨度为公元前66年(贞柏洞37号)~公元13年(石岩里194号),介于宣帝与新莽之间。中原地区通过文景之治恢复了经济,重新开始出现大规模车马陪葬,昭宣中兴之后,经济走下坡路,元帝死后,开始禁用车马器随葬。东汉盛行砖室墓,画像石、壁画、陶俑明器等,实用车马器的陪葬消失。东北亚地区虽然有着一定的滞后性,但总体变化趋势基本一致。

四、结 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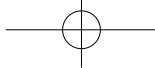
东北亚地区远离中原，车马器零星出土，且不见于盛行车马器的商周时代，一直以来是被人们所忽视。朝鲜半岛位于东北亚的中心地带，由于政治和语言的制约，这一地区的考古学研究长期匮乏，车马器研究更是少见。通过与中原地区先秦、秦汉时期的车马器进行对比，参照文献记录的车舆出行制度，笔者推定朝鲜半岛的车马具与双辕车有关。考虑到中原地区双辕车普及的时期，推测目前朝鲜半岛出土的车马器的墓葬年代都应乐浪郡设置后，车马器是受中原汉文化影响而出现的。目前已知的车马器中并没有能与卫氏朝鲜等土著势力相关联的证据。

以往研究中，将“乙”字形铜器和管形铜器的组合作为朝鲜半岛本地起源车马器证据，这是对双辕车车軛的误认。通过“乙”字形铜器和管形铜器的组合不仅反映出朝鲜半岛车马器与双辕车有关，也可以推测其出现时期与历史背景。中原地区要进入到西汉中期后才开始普遍使用双辕车，因此朝鲜半岛北部地区的双辕车也应在西汉中期、即乐浪郡设置之后才出现的。根据卤簿制度，汉代的独轹车只有三公以上级别才能够使用。平壤一带是乐浪郡的中心地区，最高级官吏不过是太守，仅能使用双辕车。此外，中低级官吏的阳伞上也不能使用贵金属或复杂工艺进行装饰。本地不见金质盖弓帽和曲茎华蚤也表示了这里不存在诸侯王或三公以上人物。朝鲜半岛北部地区出土的车马器全部为双辕车，这符合汉代卤簿制度。

本稿整理了朝鲜半岛北部地区出土的车马器，参考中原地区的研究成果，对其出现时期和历史背景进行了考察。由于半岛北部地区的车马器材料不仅内容不够翔实，线图与照片材料也非常匮乏，因此很难把握准确情况。本文内容多有不足，但希冀以此抛砖引玉，能对今后西北朝鲜地区乃至朝鲜半岛全境的车马器研究有所裨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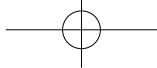
附表 朝鲜半岛北部地区车马器出土情况

遗迹	车 軛	盖 弓 帽	车 軛		衔	轡	手 枪 形 铜 器	笠 头 形 铜 器	铃	(铃 头) 筒 形 铜 器	环 和 铰 具	当 卢	其 他
			“乙” 字 形 铜 器	管 形 铜 器									
咸南下细洞里 土坟墓									1				
咸南灵兴所罗里		2	1		2 I								
顺天里木椁墓												√	
平壤上里			√	√	√(I)	√(I)	√	√ (I)	√				
平壤府栗里 竞马场 1 号古坟													√(阳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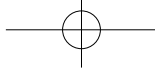
续表

遗迹	车 害	盖 弓 帽	车 轮		衔	镲	手 枪 形 铜 器	笠 头 形 铜 器	铃	(铃 头) 筒 形 铜 器	环 和 铰 具	当 卢	其 他
			“乙” 字 形 铜 器	管 形 铜 器									
乐浪洞	1?						1?	2					
	9号				√(I)	√(I)							
	15号				√(I)								
	20号					√(I)							
	28号				√(3)								
	33号		√										
	45号					√							
	59号					√							
	160号				√(I)	√							
	174号					√							
南寺里	2号	√			√(3, I)								
	15号				√ I	√(I)							
	29号	√	20		2							√	√(面饰)
	30号				4	√(2)							
	79号				√(I)	√							
	88号					√							
	160号				√ I								
南亭里	53号				√ / √ (p)	√ / √ (p)					√ (I)		
	116号 彩簋塚		√		√	√							√(明器、木 马、俑、辐、衡)
大同江面	9号	2	28		2			3				2	13
	大东苑许山	2		2				3		1			
			2										
道济里 50 号		√	√		1/7 (p)	√ / √ (p)				√			√(明器)
龙湫洞木椁墓			√										2(“一”形铁器)
石岩里	9号	√	√		√	√			√		√	√	√(面饰)
	52号				√								
	194号		√		√	√					√	√	
	200号	√ (I)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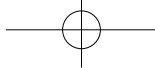
续表

遗迹		车 害	盖 弓 帽	车 軛		銜	鑲	手 枪 形 铜 器	笠 头 形 铜 器	铃	(铃 头) 筒 形 铜 器	环 和 铰 具	当 卢	其 他	
				“乙” 字 形 铜 器	管 形 铜 器										
石 岩 里	201 号		√												
	212 号		√			√	√								
	214 号					√	√						√		
	219 号 王根基	√	√			√(I)	15/√ (I)			√		√	2	√(轆)	
	257 号		√			√	√					√			
	墓葬			2	2	1		1	1	1			√		
梧 野 里	18 号	√I	√									√			
	19 号													√(模型明器)	
	23 号			√				√ (衡)	√	√					
贞 柏 洞	1 号 夫租穢君墓		2	18			4 (I)	1 双	4	7		12	4		
	2 号 高常贤墓		2	5				2 双				2	2	36 (面饰) / 1 (阳伞)	
	3 号西椁													1 (阳伞)	
	17 号			√			√					√			
	23 号						√(I)								
	37 号	北 椁	10	√			2 (I)	23			1	8	24	6	5 (轆)、251 (面饰)、√(铜 球)、5 (阳伞)
		南 椁													
	53 号	北 椁	√I	√			√(I)	√					√	√	√[半 球 形、 圆 形 装 饰、笠 (I)]
		南 椁	2	10 余			3 (3)	4					√(I) /√		
	62 号西椁							√(I , 3) / √ (2)	√ (I)				√(I)		
	67 号							1 (I)							
	73 号			2											
	79 号							√							
	81 号			2					2 (I)						



续表

遗迹	车 害	盖 弓 帽	车 轮		衔	镲	手 枪 形 铜 器	笠 头 形 铜 器	铃	(铃 头) 筒 形 铜 器	环 和 铰 具	当 卢	其 他
			“乙” 字 形 铜 器	管 形 铜 器									
贞 柏 洞	88 号	2		2	1(2, I)	2 (I)		2		2	√	4(片)	
	90 号	4								6			2 (面饰)
	91 号		1										
	92 号	4	1		1						3		
	94 号南椁	3			1 (I)						3		4 (I , 笠)
	94 号北椁										1		1 (I , 笠)
	96 号												√
	145 号											√	
	147 号										√		√ (面饰)
	185 号									√			√
	193 号	√	√		√(I)								
	195 号						√ (衡)						
	204 号										√		
	210 号											√	
	259 号												√ (阳伞)
	325 号											√	√
	350 号												√ (阳伞)
	364 号												√ (阳伞)
	369 号											√	√ (阳伞)
	375 号									√ (b)			√
	402 号												√ (阳伞)
	427 号											√	
	472 号				√(I)								
	484 号									√ (b)			√
	547 号												√
	一组遗物									√			
贞 柏 里	4 号				√ (p)								
	17 号								√				
	127 号王光墓		√		√	√					√	√	



续表

遗迹	车 害	盖 弓 帽	车 軛		衔	镳	手 枪 形 铜 器	笠 头 形 铜 器	铃	(铃 头) 筒 形 铜 器	环 和 铰 具	当 卢	其 他
			“乙” 字 形 铜 器	管 形 铜 器									
贞柏里	151 号				√(明器)	√(明器)							
	256 号取土场				√	√							
	356 号取土场											√	
	取土场古坟		√									√	√(盖弓)
	取土场(不明)		√	√			√	√	√	√		√	
贞梧洞	5 号				√(3)	√						√	
	9 号				√(I)						√		
	10 号				√(3)	√							√(面饰)
	11 号												√(面饰)
	27 号	√	√								√		
	54 号										√	√	
美林里遗址							√				√		
土城洞	4 号	2	1	2	1				2	√ (b)	3/2	1	
	46 号								1				
	52 号										√		
	54 号					√							
	55 号					√							
	61 号					√							
	74 号												
	99 号									√ (b)			
	112 号												√
	178 号								√				
	257 号					√							
	472 号											√	
	486 号										3		
	938 号									√ (b)			
	993 号									√ (b)			
葛城里古坟			1										

续表

遗迹	车 害	盖 弓 帽	车 轮		街	镞	手 枪 形 铜 器	笠 头 形 铜 器	铃	(铃 头) 筒 形 铜 器	环 和 铰 具	当 卢	其 他
			“乙” 字 形 铜 器	管 形 铜 器									
长进里 45 号	√	√			√ / √ (p)	√ / √ (p)						√ / √ (p)	
黄州黑桥里		1	2					3					
台 城 里	6 号	2	3							2			
	10 号	东 椁	2	3	2	2			2	2 (b)	3		
		西 椁	2	20									
	11 号	2		2	2			2	2 (b)	√			
	13 号					1 (I)				1			
	15 号	2 (I)									2 (I)		
	16 号	2 (I)											
葛岷里土坑墓			6	6	1 (I)		2	3		√ (b)	3		
金石里木椁墓			√	√				√	√	√ (b)	√		
天柱里土坑墓	2		1	1				2		2	2		
云 城 里	1 号	√	√							√	√		
	5 号	2	3			1		2			2		
	9 号	2	10					2			√		
	(1983) 1 号					1 (I)					2 (I)		
	土坑墓 1954	2	5			1 (I)			1				
富德里土坑墓		1		1									
黄北瑞兴 郡文武里		√											
梁洞里 3 号	2	√			√ (p)	√ (p)				√			
紧 骨 洞	10 号											√	
	21 号					√ (I)							
	26 号					√ (I)							
马场里木椁 墓东椁	√ (I)	√	√					√		√ (b)			√ (阳伞)
传黄州		√	√					√		√	√		
青龙里郑村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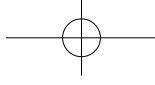
续表

遗迹	车 害	盖 弓 帽	车 轳		衔	镡	手 枪 形 铜 器	笠 头 形 铜 器	铃	(铃 头) 筒 形 铜 器	环 和 铰 具	当 卢	其 他
			“乙” 字 形 铜 器	管 形 铜 器									
先凤里 1 号									√				
益洞里 3 号	√	√			√(p)								
桥都芳树藏												√	
柴田铃三藏		√											
山田钐次郎藏	2	√											
国立中央博物馆												2	
庆北大学博物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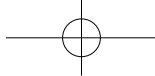
注：I 表示铁质，P 为铅质，其他为青铜质；衔一栏括号内数字表述节数；筒形铜器一栏，b 表示有铃；数字为车马器件数；√表示有车马器出土，但数量不详；贞柏里取土场古坟遗物被柴田铃三所收藏。见孙璐：《韩半岛北部地域车马具的登场与性格》，韩国上古史学报，2012 年 76 期。

注 释

- [1] 由于韩文一音对应多个汉字，本文所涉及的朝鲜地区地名、人名皆为音译，部分韩国学者汉字姓名确定。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考古报告中关于木椁墓的用语有不同的称呼，本文分别列出以示区别。
- [2] a. [日] 秋山进午. 乐浪前期的车马具 [A]. 日本考古学的诸问题——考古学研究会十周年纪念论文集 [C]. 冈山：考古学研究会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刊行会，1964.
b. [日] 冈内三真. 朝鲜古代的马车 [J]. 震檀学报，1979 (46, 47).
c. [韩] 吴永赞. 乐浪马具考 [J]. 古代研究，2001 (8).
d. [韩] 吴永赞. 乐浪·带方郡支配势力研究 [D]. 首尔：首尔大学校国史学科博士学位论文，2005.
e. [韩] 吴永赞. 乐浪郡研究 [M]. 首尔：四季节出版社，2006.
f. [韩] 李尚律. 关于三韩时代的镡轡——以岭南地方出土品系统为中心 [A]. 硕晤尹容镇教授停年退任纪念论丛 [C]. 大邱：硕晤尹容镇教授停年退任纪念论丛刊行委员会，1996.
g. [韩] 李尚律. 三韩时代镡轡的展开 [A]. 石轩郑澄元教授停年退任纪念论丛 [C]. 釜山：石轩郑澄元教授停年退任纪念论丛刊行委员会，2006.
h. [韩] 李尚律. 三韩时代镡轡的受容与划期 [J]. 韩国上古史学报，2008 (82).
- [3] 孙机. 中国古代马车的三种系驾法 [A]. 中国古舆服论丛 (增订本) [C].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
- [4] 孙机. 中国古代马车的三种系驾法 [A]. 中国古舆服论丛 (增订本) [C].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
- [5] 孙机. 中国古代马车的三种系驾法 [A]. 中国古舆服论丛 (增订本) [C]. 北京：文物出版



- 社, 2001.
- [6] 冈内三真. 朝鲜古代的马车 [J]. 震檀学报, 1979 (46, 47).
- [7] 李淳镇. 平壤一带乐浪墓葬研究 [M]. 平壤: 社会科学院(图书出版中心), 2001.
- [8] 孙璐. 中国东北地域先秦时代车马具的登场与变迁 [J]. 韩国考古学报, 2011 (81).
- [9] 郑君雷. 中国东北地区汉墓研究 [D]. 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1997.
- [10] a. 于临祥. 营城子贝墓 [J]. 考古学报, 1958 (4).
b. 于临祥. 大连郊区营城子发现贝壳墓 [J]. 文物参考资料, 1955 (12). (大连营城子 10 号贝砖墓, 原报告发表 2 件弧形轂承)
- [11] [日] 梅原末治, 藤田亮策. 朝鲜古文化综鉴 (1-4) [M]. 奈良: 养德社, 1947.
- [12] [朝] 李淳镇. 平壤一带乐浪墓葬研究 [M]. 平壤: 社会科学院(图书出版中心), 2001.
- [13] [日] 梅原末治, 藤田亮策. 朝鲜古文化综鉴 (1-4) [M]. 奈良: 养德社, 1947.
- [14] [韩] 国立光州博物馆. 2000 年前的时间胶囊——光州新昌洞遗址史迹指定 20 周年纪念特别展 [M]. 光州: 比爱设计发行, 2012.
- [15] 也有不带铃的筒形铜器, 即一端封闭的筒形铜器。
- [16] 李淳镇. 平壤一带乐浪墓葬研究 [M]. 平壤: 社会科学院(图书出版中心), 2001.
- [17] 王培新. 乐浪文化——以墓葬为中心的考古学研究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7.
- [18] 孙璐. 中国东北地域先秦时代车马具的登场与变迁 [J]. 韩国考古学报, 2011 (81).
- [19] 孙机. 汉代物质资料图说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0.
- [20] 朝鲜报告中还其他有称为铃头筒形铜器的器物, 这里论述的是空心且两端不封闭的筒形铜器。
- [21] “盖、轸、俾倪、軛、縛、棠”, 颜注: “俾倪執蓋之杠, 在軛中央, 環爲之, 所以止蓋弓之前却也。”(史游. 急就篇 [M]. 长沙: 岳麓书社, 1989.)
- [22] 孙机. 汉代物质资料图说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0.
- [23] 汪少华. 中国古车輿名物考辨 [D].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4.
- [24] “天子出, 车驾次第, 谓之卤簿。”(蔡邕. 独断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2.)
- [25] “秦并天下, 阅三帶之礼, 或曰殷瑞山車, 金根之色。汉承秦制, 御为乘輿, 所谓孔子乘殷之路者也。”(范晔. 后汉书·輿服志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 [26] 一组副车由立车和安车组成, 五时副车皆为四驾。
- [27] “乘輿、金根、安车、立车, 轮皆朱班重牙, ……龙首衔軛, 左右吉阳筒, 鸾雀立衡, ……羽盖华蚤, ……驾六马, ……所御驾六。余皆驾驷, 后从为副车。”(范晔. 后汉书·輿服志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五金饰末制度从周代时的天子玉路(以玉装饰车轡、车軛等车马器头尾部)变为秦代的金路。
- [28] 皇太子驾三, 也使用独輶车“公卿二千石”皆“大车立乘驾驷”。(杜佑. 通典·礼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3.)
- [29] “三车导从, 县以上加导斧车, 牛车。”斧车也是一驾, 这已在考古学上得到证明, 见周作明. 秦汉车马驾御赐马制度管见 [J].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8 (2).
- [30] 高崇文. 西汉诸侯王墓车马殉葬制度探讨 [J]. 文物, 1992 (2).
- [31] 郑若葵. 20 世纪中国车马坑考古 [J]. 文物天地, 2002 (2).
- [32] 孙机. 中国古代马车的三种系驾法 [A]. 中国古輿服论丛(增订本) [C].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1.

[33] 赵海洲. 秦汉时期的马车形制研究 [J]. 中原文物, 2010 (4).

[34] [日] 梅原末治, 藤田亮策. 朝鲜古文化综鉴 (1-4) [M]. 奈良: 养德社. 1947.

[35] 孙璐. 中国东北地域先秦时代车马具的登场与变迁 [J]. 韩国考古学报, 2011 (81).

New Understanding about Chariot Fittings and Harnesses of the Northeast Asia

Sun Lu

This paper examines chariot fittings and harnesses discovered from the northern part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The examined artifacts are dated to the Bronze and Early-Iron ages. Remains of chariot fittings and harnesses have been discovered from a total of thirty-one sites across the northern Korean peninsula. Most sites are located in the western region except for two in the eastern region.

The remains from the northern Korean peninsula stylistically belong to the Han period. The assemblages typically consist of a few standard components of chariot fittings and harnesses, which were placed in the tombs as a burial gift. Stylistically, the remains are similar to their counterparts produced during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in central China. The remains from Korea, however, were not buried in individual chariot pits. The analysis of the 乙-shaped bronze tools and the pipe-shaped bronze tools indicates that these remains were used for a double-beam chariot drawn by a single horse. The stylistically similarities observed between the archaeological assemblages of the northern Korean peninsula and central China suggests that these equipments were introduced to the Korean peninsula from China probabl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Lelang Commandery.

